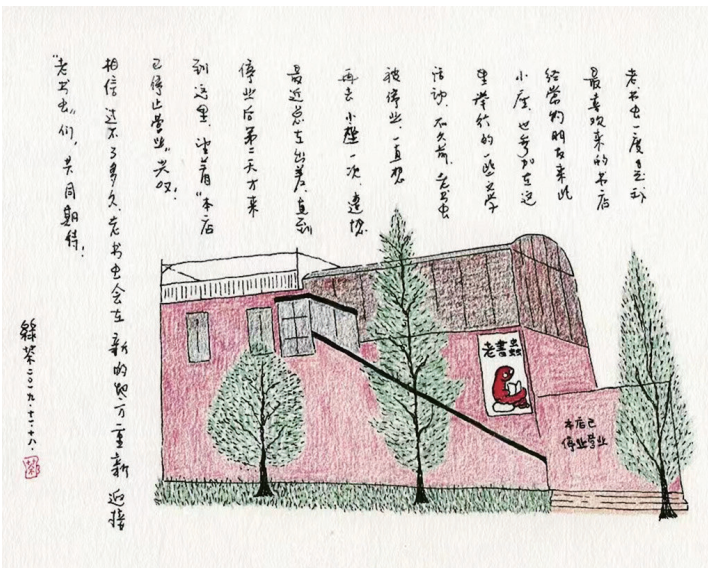
随笔

我每天都在读书，也不管姿势美不美

绿 茶 文/绘



新形态的阅读方式是近几十年才有的，上千年来，人类一直保持着纸质阅读，这似乎已经成为人类基因的一部分，就算互联网阅读、电子阅读再发达，甚至把视频、音频都算作阅读的形式，人们还是不会放弃纸质阅读，就连年轻人聚集的小红书上，人们最爱晒的还是纸质书，可见，纸质阅读依然是最时尚、最优雅的一种阅读形式。

纸质阅读已经有千年的“传统”，只不过纸书的形式有所变化，中国的书籍从“抄本时代”到“刻本时代”，再到现在的“洋装书时代”，而阅读的传统没有改变。互联网阅读虽然带来很大的冲击，但似乎并不能完全取代，技术革命只是改变传播介质，并不能改变阅读本质，最终，互联网也是“内容为王”。即便，最最传统的古籍都电子化了，也不能改变古籍收藏家对古书的热情，读书、藏书和用书，在互联网时代，应该各行其道。

思考方式跟阅读习惯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，纸本读物对我们这代读纸书长大的人，确实更利于引发思考。白纸黑字是一种神奇的组合，在我们大脑里会投射一种引发思考的场域，让不同的书籍在这里碰撞，交集，互文，进而生成一股“思想市场”，不同的人各取所需。

发现自己的确是个漫长的过程，长期的阅读会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，那些所谓的英雄和伟人，在你心中渐渐平凡化，去圣化，甚至像孔子、司马迁这样伟大的人，你也会把他们看成人，而不是神，只有可以平视这些英雄和伟人的时候，就是发现自己的时候。当然，一切的前提还得是，读足够多的书，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那些所谓的英雄和伟人。

书籍美如斯。尤其是看那些几百上千年的古书，古字，古纸，古印，真的是太美了，可惜我买不起。所以，这些年频繁造访不同藏书家书房，就是想尽可能多饱览那些美物、尤物，实在美不胜收。当今的书籍，在装帧、设计、用字、开本等等方面也是越来越讲究，还有中国最美的书，世界最美的书这样的评选。在人类所有的文明样式中，书籍无疑是其中美学梯队的。我不知道阅读有没有这么强的能力，但至少也可以算救赎之路上最重要的驿站，对我而言，可能到了这个驿站就不愿再往下走了，毕竟很少有人能抵达思想的彼岸。

我每天都在读书，也不管姿势美不美，很多时候在厕所里也读。最近成为视频博主，更是每天都在书堆中探寻，找寻一些选题和好书，拍成视频和粉丝们分享。虽然傻傻地出境，看起来一点都不美，但好在背景有一层又一层的书，它们美，我丑一点也就无所谓了。

回味

向阳

周华诚

向阳兄此番南下，真可谓素履以往——坐火车，穿黄河长江，过钱塘江，逆流而上至江西婺源，登山先后摔四跤，跌跌撞撞兜兜转转之中，过开化，至常山，考察“父亲的水稻田”，夜宿稻之谷，再顺水而下，穿衢州，过龙游，经建德桐庐富阳至杭州，到我常去并写在《素履以往》一书中的开化菜餐厅，品经典菜式，吃鸭头、清水鱼、肉圆等，而后赴火车东站。

让我再往回说——此前一天，成向阳背着一个大包，从火车站往外走。他背个大包，戴副眼镜，站在出站人群的一边，开始上上下下地翻口袋。火车站的出口处，是个疫情防控的卡口。然后我就看到，成向阳站在那里翻口袋，直到他后面的所有人都走光了，他还没有走过来。我在栅栏外面，看着他的样子，就忍不住笑起来。

开车带上向阳径自去了家里。那顿晚饭是我下厨烧的。一锅鱼。四只螃蟹。有没有烧我最拿手的红烧肉，我现在已经忘了。毕竟几个月过去了。应该还有一个蔬菜。那天我们喝了不少白酒。因为吃完饭天都已经黑了，就没有去稻田。一切都很随意。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喝酒聊天，就好像两年前我们一起坐在鲁院的宿舍里喝酒聊天一样。

第二天清晨他早早起床，去了水稻田。收割过后的田野一片清寂。我邀请成向阳有机会来插秧。一季一季，春夏秋冬，田野里的故事大略相同，几无差异。此时我们踏实安稳地站在田里，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。然后，我们出发，从定阳一路奔赴钱塘。

心语

寻找清净

吴国荣

孤独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格，也能成就一个人的境界。而孤独本身也是一个人生存环境的产物。

离开职场以后，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。一个人独享清净，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。于是，我便找了一个栖身的工作室来安放心境。工作室其实就是一个地下仓储。四面没窗，白天晚上的光景都是一个样。我的所在只有十几平方米，是十几个隔段中的其中一个。这些隔段，有的存放东西，有的住着临时工和保安。客观地说，蜗居在这里是十分简陋的，但是对我来说，这确是一个清净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只要心无旁骛，安心修身养性，铸魂练魄，种好心田，亦能够仰望星空，看水观山。真所谓，欲穷千里目，何须上层楼。我把这里命名为“蹇庐”。蹇庐者，虚无缥缈之地也。于是，我便在这里安营扎寨，早上来，中午回，下午来，晚上走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不避风雨，日日坚守，这里俨然成了我的一片麦田热土。

在蹇庐，我是庐主。写一写，读一读，看一看，听一听，把所有订阅的报刊都逐页翻遍。所有感兴趣的城市风情都用文字加以颂赞。所练写的书法作品，除了保存和赠送之外，几乎每年还要“火祭”一大半。偶尔也有亲朋好友来探看，如同“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”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，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世间万物，大道至简，其实最后都归于朴素与平淡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见素抱朴，已经致虚守静多年。如果有人询问：每天干啥，我答：独享清闲。

清净不等于孤独。孤独是一种境界。多少科学家文学家，都是职守荒漠，隐身埋名，卧薪尝胆，孜孜不倦，创造出永恒和惊天，这些人物才配享孤独。历史上的圣贤们遭拘受刑，困窘谪贬，社会遗弃，亲朋不解，而抒发愤慨，退隐著书，这才是真正的孤独。人类文明的“轴心时代”，也就是华夏民族的春秋战国时期，东、西方的思想家，灿若群星。这些先哲们在文明觉醒和人类启蒙的时代，面对愚昧无知和人性凶残，苦苦思考，不懈追求，百折不挠，真正把自己的思想熔铸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北斗，这才是典型的孤独者。而我的蹇庐，也只是安顿心灵，映照夕阳，小桥流水，不负时光，寻找出一片清净，哪来的孤独？

蹇庐虽清净但不寂寞。因为双眼常观天下事，胸中盛满世间情，手下时有淡墨韵，嘴里老念学不足，实在没时间给生活留白，让寂寞乘虚而入，污染我清净的绿水青山。壬寅年四月份起，这个加了门禁地下室只住着单位保安。白天他们到地面去上班，晚上才回到地下室休息。我虽然有门禁牌子，但新加大锁的钥匙则是由保安专人管理。这样，我的出入也成了问题。而我如果有一天不到蹇庐，都会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知道时日将如何打发。于是，便和负责人沟通，他同意我每天出入时可以直接和保安联系。我来时他要开门锁门，我走时他亦得开门锁门，平时地下室的大门总是在外面锁着。于是，我便成了四面墙里的人。如果说以前我愿意到蹇庐打坐，那纯属自我封闭，寻找清净。现在四面墙里唯我一人，就更安静了，听不到喧嚣，看不见嘈杂，阅读自由，行为自由，心灵自由，好一个独享清净，何乐而不为。

清净需要寻找，清净需要营造，清净需要坚守，而心灵的清净则是根本。

《陪读》 张朝曦 作

人物

连载

■ 希望出版社

11 陈洪金 著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此时此刻，张桂梅知道她家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灾难。房子塌了，妈妈被压在墙下面。她的心里明白，也许，生活不会像往常那样充满阳光和欢声笑语了。

经过一阵忙乱，妈妈被救出来了，张桂梅听到人们说：“人没事，人没事！”

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妈妈还活着。张桂梅心里有了一丝欣慰，妈妈还活着，一家人的生活就会一直保持着温暖的生机。无论以后的生活有多么艰难，只要有妈妈在，一家人就能在这个平静的港湾里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充满温暖和希望。

张桂梅是父母最小的孩子，她出生那年，母亲已经48岁了。大家庭里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。作为一个小孩子，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，应该是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的。但是，这一次灾难，当母亲被压在倒塌的墙下生死未卜的时候，幼小的张桂梅心里产生了失去母爱的担忧。她深深地感觉到了母爱的弥足珍贵。也许，这就是张桂梅后来像母亲一样不计付出地关怀着她的孩子们，而孩子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叫她“妈妈”的初始原因吧。

母亲抢救出来了，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却让这个家庭犯了难。倒塌的墙，需要重新维修，这不仅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，更需要人力、物力。

这时候，参与抢救的人群中，有一个比张桂梅大一些的姐姐站出来，对张桂梅的父亲说：“你领着家人去亲戚家住几天，我在这里带着大家帮你修房子，三天后你们就可以回来住了。”

张桂梅远远地看着这个姐姐在跟父亲说话，一脸成熟而坚定的神色，完全不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。在张桂梅眼里，眼前的这个姑娘，白白的脸庞，两条长长的辫子；风风火火，干净利落。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11 赵树义 著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抽身蹲在岸边，轰鸣声遁去，水乐声响起，泉水喷涌而出，珠玉滚动，没有一丝杂质。洞前冲激出一泓水潭，状若梨瓶，潭中青石错落，上写“沁河源头”四个红字，流水中愈显清丽，仿佛白皙手臂上隐约的红色血管。泉水漫过路面凹槽，凹槽上平铺七八块木板。水量小时，木板浮在水上，好似漫桥。水量大时，木板被淹没，木板周边结满水藻，又湿又滑，人行其上，稍不留神便会摔落水中。第一次来是深秋，这次来是中秋，水量比上次丰盈，木板淹没泉水当中，流水顺木板而下，在道路一侧形成一帘水瀑，水声响亮。

北崖之泉与南崖不同，泉水并非出自岩洞或崖隙间，而是从地下一涌而起，浪花飞溅，激情四射。靠近悬崖处数个泉眼不断上冒，起始，仿若埋在地下的喷水龙头，汩汩然而出。旋即，又似一河碎裂的镜片，闪烁迷离，倒映水中的树影清晰如画，似在唱一出皮影戏。虽如此，我依然相信这些泉水来自对面崖壁，来自对面大山，只是在出水方式上耍了花招，掩人耳目罢了。姊妹二泉隔路相望，却一泉在山影下，一泉在阳光里；一泉绝山而出，一泉涌地而起；一泉冲激成潭，一泉潺湲若溪；一泉水声响亮，一泉近乎寂然。如此场景，恍若光影两世界。仔细品味，南崖下的泉水幽暗，若女子；北崖下的泉水明亮，似男子，不知为何，却被称作姊妹泉，莫非姊妹泉像姊妹花一样，名字动听？美好固然重要，贴切也不可忽略，若以我看，两泉一阴一阳，习性有别，称兄妹泉甚或夫妻泉也无不可；更何况，两泉刚出山便合二为一，相随相伴而下，此情此景，难道不是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最美、最生动的呈现吗？

纪实